

修房立屋央人伴工

□肖洪江

农村央人伴工，指家里活路多要央别人帮助，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形式，今天我帮我，明天我帮你，直到干完各家各户的农活为止。

记得小时候，家里经常要央人伴工，主要是修房立屋，砍树砍柴。冬季农闲，很多农户会建房。这年，终于轮到我们家。天麻麻亮，父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，“快起来，把你大叔、二叔、谭爷爷、李家哥……喊来给我们家抬树、抬石头哈。”我一骨碌爬起来，去队上央人。山路弯弯，伴着高音喇叭传出的东方红乐曲，我一会儿就清醒了。

我家请了2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都是做农活的好把式。早饭后，父亲作为主人

家，说了些客气感谢的话。然后，大家拿上自带的斧头、锯子、叉棒、杠子、绳索等劳动工具开始工作。

修房立屋是一生的大事，要举全家多年积累的物力财力来办。抬运木石、立柱上梁全要央人伴工。房屋的梁柱、基石都需要大料，大家攒着吃奶的劲，喊着号子，爬坡上坎，抬运木石。

那时，央人伴工，不付报酬，但伙食特别好，一天要吃四餐，早、中、晚之外，下午要打么台，另外给每人一包8分钱的经济烟。

包产到户后，农历四月，正是“蚕老、麦黄、秧上节”的大忙时候。家中喂养的“老蚕”等着上麦梢作茧；地里熟

透的小麦等着开镰收割；田里上节的秧苗等着移栽。这就要央人伴工，大家相助，几天就把一家人的活路做得光光生生的。

当然，做工时伙食比平常更加丰盛。除了炒菜、蒸菜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碗坨子肉，皮呈金黄，肉色微红，油光闪亮，香气扑鼻，由主妇亲手端到桌上，同时客气地说：“大家快请哈，我没出息，没把猪喂肥。”桌上的人一定会赞叹说：“有使处，能干哟！肉有一卡多厚喔。”这时大家动筷吃肉，女主人在一旁脸带微笑，内心充满了喜悦。

央人伴工，这种源远流长的乡村风情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

730156805@qq.com

希得好

□陈世渝

川渝方言希得好，逗是幸好、侥幸的意思。

出门时，看到天打阴打阴的，好像要下雨的样子，我便带了把伞，以防万一。果然，走到走到逗落起雨来，希得好带了伞的，不然逗要遭雨淋了。

年轻时我逗喜欢看书写字，渐渐养成习惯，以至于现在一天不看书写字的话，心头逗空捞捞地没得寄托，嘿不舒服。培养一种爱好不容易，坚持一件事情逗更难，希得好有勒个爱好，否则一天到黑无所事事，磨皮擦痒。

有天我经过一栋居民楼时，突然一块西瓜皮从天而

降，希得好我躲避及时，才没遭打倒。高空抛物要不得，请你做个文明人！

一次我买的股票直往上涨，我见好逗抛，赚了一笔。结果没几天，勒支股票大跌，我暗自庆幸，希得好我跑得快哟。

7月初，我和老婆到乡下避暑。哪晓得，今年的天气特别热，还没入伏，气温已经上升到40摄氏度！住在城头的人叫苦不迭，都说热得遭不住了。我和老婆暗暗得意，我笑着说：“恁么多年从来没出来避过暑，今年竟来到恁个凉快的地方，希得好好哦！”

抻敌(chēn tǒu)

□胡华强

抻敌，四川人常常挂在嘴上，但很多人未必认得。“抻敌”读作“chēn tǒu”，用于对人的外表气质的描述，表示标致、匀称、干净、漂亮(或者帅气)、气质佳的意思。称赞一个人抻敌，至少是对这个人外表的充分肯定和赞赏。比如：

“张二妹子耍那个男朋友，西装革履配领带，头发上打摩丝，蚂蚁爬上去都要拉拐棍，那个条杆儿(身材)好抻敌啊！”

“李老乱那个老操哥，别看他都五十出头了，人还是那么抻敌！”

“抻敌”一词多用于男性，偶尔也可以用于女性，表达的

意思接近。“别看他是个烟泡儿(精神萎靡的人)，找个老婆倒长得抻抻敌敌的。”这里的抻敌就有漂亮、干练、清爽、身材好的意思。

用于描述人外在特征的“抻敌”一词，总体都具有“匀称”的特征，这是一种在视觉上可以产生美感的元素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进一步产生比喻义，就有了“逻辑清晰”“条理清楚”“镇定大方”等含义。比如：

“他虽然只是个高小毕业生，但站在台上大大方方，说起话来抻抻敌敌，天生就有当领导的素质。”

“这个题我想了半天都没有弄明白，同桌只几句话就给

我讲抻敌了。”

这个意义进一步可以引申出“整齐”“清楚明白”的意思。如：

“把衣服穿抻敌了出门。年纪轻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嘛！”

“你们家那本经，他搞得抻敌得很。”

抻敌还有“清楚”“明白”的意思，在日常口语中更多用于警告语气。比如：

“不要开黄腔哈，你搞抻敌今天是啥子场合没有？”

“我今天一直耐着性子跟你说话，你要搞抻敌！”

为了突出警告的意味，“抻敌”两个字常常被加重语气予以强调。

搞刨了

□竺培强

搞刨了，在川渝方言中形容动作快，有点争先恐后的意思。

王二娃家有个小崽儿五岁多，啥都好，就是吃饭不乖，一上桌就开始找理由，不好好吃饭。有回他老汉说：“么儿，你把饭吃完，我就准你打半个钟头的游戏。”这小崽儿一听可以打游戏，立马搞刨了，三下五除二把饭刨完。

另一个才读一年级的的小崽儿，做作业磨磨蹭蹭，还爱搭灰白，简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他妈许诺“你快点做完作业，我带你去游乐场。”这娃一听搞刨了，字写得唰唰的。

李老么爱打麻将，一听到麻将稀里哗啦的声音心就像猫抓一样。那天部门周末

聚会，晚饭后大家打麻将娱乐。周末饭馆客多，前一桌刚吃完店家还没来得及收拾，大家就围坐上去。这时，李老么心急火燎赶来，一看一桌汤汤水水，还以为大家刚吃过，赶忙道歉说有事来晚了，耽搁大家时间了，他搞刨了抓起碗筷就开吃。大家整他的冤枉，也不提醒，等他吃了才说明情况。李老么不问青红皂白吃了别人的剩饭，把同事们笑得要死。

周小毛那年听说别个炒股简直像捡钱一样，于是悄悄把存了几十年的老窖私房钱全部拿出来投到股市，一心想“一锄挖个金娃娃”，但他是个外行哪个炒？专门听消息，别个一忽悠他就搞刨了，还生怕买不到，结果私房钱基本上遭洗白了。

叫花子的碗

□卢鑫

早上去上班，我蹲下身子系鞋带时，无意之间发现路旁草坪里长着一个熟悉的小东西。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。这是童年时光中一个微小的意象，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这个小东西了。我认真地拍了几张照片，发了朋友圈，过了一会，看见有人留言说，他们那个地方的方言喊这个为“背笼碗碗”。我们小时候，听长辈们喊这个为“叫花子的碗”。

这“碗”，其实并非真实的碗，而是我们对一种碗状

菌类的称呼。它只有玉米粒大小，颜色一般呈灰色，就像一个微型碗，摆置在草丛。不仔细找的话，还真不容易看到。

在大地上拱起的“桌子”上，这个“小碗”，把时光切片，里面总是装几粒种子，看起来就如同碗中盛有食物。盛的颗粒数量一般都不相同，有时两颗，有时没有，有时却溢出来。也许，大人们就是觉得它好比乞丐的碗，随意放在路上，装的东西也少，所以才把它喊作“叫花子的碗”吧！

驮金挂梭

妈从老家提回一袋梨子，个头不大，味道很甜。她说：“这是你二婆家那棵梨树结的果。树子点都不粗壮，但挂的果子密挨密的，把树枝都压弯了，硬是驮金挂梭的。果子结得多也不尽是好事，由于养分跟不上、挨得太紧，果子普遍比较小，还有僵疤。”

在我的家乡，“驮金挂梭”专门用来形容果树结的果子多。

小时候，我家房前屋后栽有橘子、桃子、梨子、柿子等多

种果树，它们挂果、成熟的时节各有差异。每当树枝开始弯腰时，我就兴冲冲地向爷爷奶奶报告：“那棵树的果子结得驮金挂梭的！”他们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果树晓得你嘴巴馋了，所以一次性多结点，让你吃个饱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经常站在树下仰望慢慢长大的果实，忍不住流口水。又担心鸟雀或虫子偷吃，于是手握一根“响壳子”(一头破成几瓣的细竹竿)，只要一看见有鸟儿靠近，

不管是单纯过路还是不怀好意，立马在地上或树干敲打，发出声响驱赶它们。果香味越来越浓，老远都可以闻到，真是诱人啊。偶尔有还没熟透的果子掉落，我就心痛得很，一边祈祷树枝千万要坚持住、莫松劲，一边责怪地心引力多事、捣乱，白白便宜了那些蚂蚁。其实，陪着果树成长所得到的满足感，远远超过大饱口福的获得感——小孩子嘛，都是眼大肚皮小，看到吃不了。

发瓜打气

□苟发刚

发瓜打气就是发脾气的意思。

一个朋友有酒瘾，有一次喝醉了酒，走路不稳导致脚部骨折，住了一星期的医院。刚一出院就又想喝酒，老婆扯起嗓子喊：“不准喝酒，脚还没好，嘴又痒了。”他听了后嚷道：“我要喝，我要喝，你管不到我。”两口子闹得太僵，我们

劝他：“不要发瓜打气的，有话好好说。你老婆话说得重了点，声音大了点，但说的是实话，叫你少喝点酒，是关心你，能找到这样的老婆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。”

一次，老张因对工作调整不满意，在朋友面前说了一箩筐牢骚话。朋友劝他：“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，大丈夫能

伸能屈。何况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也要注意一下态度，和同事要处好关系，不要一天就发瓜打气的。”这一下惹到马蜂窝了，老张嚷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对的，他们成天拿小鞋给我穿，谁受得了这个气，不干了。”老张的反应简直就是火冒三丈，远远超出发瓜打气的范畴。